

【发郊/彪郊】掌中之物 3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18254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182549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 , 崇应彪/殷郊
Character:	崇应彪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9 Words: 1,661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/彪郊】掌中之物 3

by [sissisuxin](#)

【姬发×殷郊/崇应彪×殷郊】

殷郊是崇应彪见过最漂亮无垢的人。

被自己的父亲当作弃子送到朝歌，崇应彪明白自己从此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活下去。他看着八百质子们或稚嫩或迷茫、但无一例外都还没有认清自己命运的脸，露出一个讥讽的笑。

殷郊是被殷寿扔到质子营里来的。殷寿说，他的儿子应该和他一样勇猛。于是殷郊那双抚琴的手，为了迎合父亲的期待拿起了剑。从未吃过苦的天之骄子，与他们同吃同住称兄道弟，再苦再累也没有放弃。

可殷寿还是不满意。每每他们犯了错误，受惩罚的总是殷郊。他也困惑委屈，但他从不反抗。即使被惩罚鞭打之后，依然憧憬仰慕着自己的父亲。

崇应彪总是站在旁边看。他觉得殷郊很傻，明明是被利用了，却不曾怀疑不曾反抗，眼睛始终澄澈明亮。因为繁重训练全身痛得睡不着的时候，他依然对所有人绽开笑颜。

这么傻，可也再没有比他更美丽无垢的人了。被他所憧憬注视，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。

一开始崇应彪只是感慨于殷郊的纯粹，当他发现殷郊对姬发的特别，并明白自己其实想要什么时，已经晚了。他不愿承认自己渴求，便每每用恶劣态度来掩饰，殷郊从未真的怪过他，也从未收回对姬发的特别。疯狂滋长的嫉妒与渴望如跗骨之蛆，啃噬得崇应彪日夜不得安宁。

欲望的火焰熊熊燃烧，终究燃尽了他最后一丝清醒。

这一生他不曾对谁温柔相待，也不会爱人。凌冽的北地寒风只教会他如何生存与掠夺。他不懂得如何轻握他手，最终也唯有不顾一切的占有。

黑色厚重，遮不住这一方灯火通明。

殷郊被仰面绑着双腕，黑发纠缠着汗湿的身躯，美丽又淫靡，宛如欲望的神祇。

崇应彪将他双腿缠在腰间，不徐不疾的抽插着。他已去过太多次，英俊的脸上一片潮红，神色迷离，小腹上满是白色浆液，崇应彪伸手将之抹到他胸上乳尖，再喂进他嘴里。

殷郊甚至没有反应。他张着红润的唇，随着抽插发出低吟。崇应彪啧了一声，觉得有些无趣。

整整一个月的时间。

一开始，殷郊很是抗拒，每次都需要缠斗一番，直到被绑起来插入。之前和姬发的每一次都会吃药，他对于过程并没有太多记忆，也不知道持续几个月的情爱已经让他的身体习惯甚至享受于此。当他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反抗便愈发微弱。殷郊很难接受这样的自己，

又总是在崇应彪各种手段的刺激下淫态百出，事到如今普通的情事已很难再激起他的反应。

“殷郊。”崇应彪摸着他的脸，仿佛的爱怜的唤他，“你看看，是谁在占有你。”

在这难得的柔情蜜意中，殷郊涣散的目光逐渐凝实。他抬眸看了崇应彪一眼，眼里一闪而过的是讥诮。

意识到殷郊是在嘲笑他，崇应彪像是被重重扇了一巴掌。他牵动嘴角露出阴狠笑容，一把掐住殷郊的脖颈，狠狠抽插起来。

在濒死的错觉与极致的快感中，殷郊又再次高潮了。

崇应彪大笑起来。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身下咳嗽的人，“这样都能射，你未免也太淫荡了，殷郊。”

他突然想起以前的殷郊。那少年有一张过于俊美的脸，和过于清澈的笑容。他惯于弹琴的手握着剑，冲杀在前，比谁都勇猛。

那身着盔甲的身姿，逐渐与现在重合，躺在他的身下，裹满精水任他淫玩。

依然如此美丽。

崇应彪翻身下床，在衣物里找到一双乳环。那是他赢了姬发的当天，殷寿命人赏给他的。

乳环上各有一对精巧的铃铛，稍微一碰便会发出清脆的叮铃声。

他将乳环在火舌上消了毒，滚烫的金属刺穿了殷郊的乳尖，流下细细的血线。他双手被缚着发出痛叫。

崇应彪在叫声中愈发兴奋，从身后抱他坐下，肉刃再一次贯穿了他。

从未有过的深度，让殷郊控制不住发出掺杂着痛苦的娇吟。崇应彪抓着他的臀上下颠弄，他胸前的乳环随着身体的频率发出清脆铃声，激烈处如珠落玉盘，悦耳异常。

“你听听殷郊！”崇应彪大笑，“多好听！多淫荡！”他伸手捏住殷郊的前端，阻住他发泄的渠道，下身却更加剧烈的顶弄着，“你说，是谁在占有你？”

殷郊被推上最顶端得不到发泄，乳首火辣辣的痛，那痛又变成奇妙的快感。他抗拒的摇着头，不肯说一个字。崇应彪于是也发了狠，撕下一条床幔拴在他的欲望根部，抬起他的腿弯进得更深。

铃声叮铃铃回响在室内，伴随着殷郊越发甜腻的呻吟。他被欲望抛起，又因得不到发泄而在浪尖被反复抛接着。欲望的火焰从崇应彪身上蔓延至他，他被火焚身，仰颈发出玄鸟般的悲鸣。

“说，是谁在占有你？”

“——崇应彪！是崇应彪……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我是殷郊，是淫荡的殷郊——”

他在嘶吼中眼前一片空白，高潮终于来临。却不是用前端，而是用后穴。后潮的快感将他淹没，也模糊了脑海中姬发的脸。

殷郊闭上眼，眼泪顺着脸颊滚落。

崇应彪心满意足的从后抱着他，泄在了他体内。前端的束缚解开了，白浊断断续续的流出，殷郊一颤一颤的绞紧了体内的肉刃。

默默温存了一会儿，崇应彪翻身将他压下，铃铛声重新响起。

殷郊再没有反抗。